

陶铸力邀,卫生部长点将的功勋科学家何琦: 踏遍海南灭疟疾

■ 近现代学人与海南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陶铸力邀赴琼、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点将、竺可桢考察海南时亲邀会见,一手创建被称为我国“防疟疾黄埔军校”的海南疟疾防治研究站,创造了将全岛居民的疟疾发病率由78.4%降至2.1%的重大成果……这就是我国首屈一指的防治疟疾专家何琦教授。

这位如今在海南似乎已经籍籍无名的科学家,却是助力海南消灭疟疾的功勋科学家、海南防治疟疾的灵魂人物。据《海南省志·人物志》《上海通志·人物述林》等史料记载,何琦1903年生于浙江义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后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理学博士学位。自1934年起,何琦多次到海南调查医学昆虫,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室主任、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站主任等职务。1953年起,何琦在海南研究抗疟,判定微小按蚊是海南的主要传疟媒介,海南的防治疟疾获得显著效果。

我省抗疟工作者、省人民医院已故老专家林诗泉在其文章《疟疾专家何琦教授在海南》中写道,“何琦领导的疟疾防治工作对海南、对我国的抗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琦和同事取水样查疟蚊幼虫。



何琦在海南做按蚊镜检。

20世纪上半叶多次赴琼

果蝇,是一种神奇的生物,是经典遗传学的“主角”:它具有生活周期短、容易饲养、繁殖力强、染色体数目少、易观察等特点,成为遗传学研究的最佳材料,科学家用它证实了孟德尔定律,发现了性连锁遗传,提出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直线排列及连锁交换定律。对果蝇的研究让5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因为果蝇研究的炙手可热,在一段时期里寻找果蝇新种成为研究热点,科学家们以发表果蝇新种为荣。在庞大的果蝇家族中,有3种是以何琦名字命名的,其中1种产自海南,即“海南麻蝇”,其拉丁文名(*Sarcophaga hainanensis* Ho, 1936)中的“Ho”,即“何琦”的意思。

“1934年,我父亲到海南岛进行疟蚊和蝇类的调查研究,历时10个月。”何琦的独生女何燕生回忆说,关于海南麻蝇有一个学术佳话,被写入《何琦教授论述集》中。

1936年,昆虫学家谢蕴贞在《Current Zo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海南岛果蝇之一新属》的论文,该新属的标本是何琦采集到的。1934年,父亲到海南岛考察时,采集到了这个果蝇新种,并将其标本赠送给了谢蕴贞作研究。于是,谢蕴贞在论文的摘要中特别提到:“此篇所述之果蝇……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何琦海南岛所采得,因以何氏命名,聊志感谢。”

“当时父亲参加的是海南岛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何燕生记得那是1934年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6家机构联合组成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分动物学、植物学、人种学、地质学四组,何琦参加的是动物学组。

此前,在中国进行蚊类研究的以外国学者为主,范围也限于我国香港和广州等少数地区。1930年,英国疟疾学家Knowles R称,“对广大的中国

地区而言,疟蚊和疟疾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何琦登上海南岛后,成为我国到海南进行疟蚊和蝇类研究调查的第一人。

林诗泉认为,何琦在海南早期的几次调查卓有成效:他在海南发现一种按蚊新品种,命名为“类辛东按蚊”,被载入世界按蚊志。1946年他又偕同疟疾专家姚永政教授来琼调查,发现海南按蚊有26种,包括危害最烈的微小按蚊,以及大劣按蚊、溪流按蚊等。何琦几次到海南的考察,都以疟蚊为主题。何燕生说:“在海南岛,父亲目睹疟疾猖獗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奠定了他为之奉献终身的使命。”

为海南成功防治疟疾

万宁南桥镇是我国最早的疟疾防治研究基地之一。1953年,何琦在海口创建海南疟疾研究站,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1个独立的直属单位,并在兴隆、南桥、黎万、联昌、南丰和白沙设立6个防治实验研究区。

“南桥的疟疾防治站于1954年建立。”今年58岁的南桥卫生院副院长陈雄介绍说。如今,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南桥基地的牌子仍挂在南桥镇,中英文标识依旧醒目。走进基地二楼,墙上挂着许多张照片,虽已泛黄,却无破损,无声地讲述疟疾防治工作者的努力。这里曾来自国内外的疾控、卫生、医药专家——何琦、甘怀杰、刘吟龙、任道性、屠呦呦、吴开琛……大厅里墙上的相片,记录了南桥基地的发展历史,也记录了几代抗疟人的青春岁月。

1952年,海南与粤西垦殖局集中大量民工开垦荒地,在多处诱发了疟疾的爆发流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亲自邀请并偕同何琦来琼,研究海南岛的抗疟问题。出于对海南岛人民的深厚感情,何琦于当年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倡议,在海南岛建立抗疟研究机构。据林诗泉回忆,何琦教授率先领队来到海南,创办中国医学科学院海南岛疟疾研究站,研究站建在海口市

龙华路(现海南医学院址),这是我国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疟疾防治研究基地。

“海南岛防治疟疾,先是判定微小按蚊是海南岛疟疾流行的主要传染媒介,随后制定了以杀虫剂杀灭微小按蚊为主、治疗病人为辅的综合性抗疟方案;先在五指山地区,随后在全岛开展全面抗疟运动。”何燕生说,海南疟疾研究院建站后,在海南岛开展了全面的、详尽的传染媒介调查。几年中对将近5万只按蚊进行了解剖实验,结果显示在5种自然感染率阳性的按蚊中,以微小按蚊的自然感染率为最高,数量最众。1955年—1958年,他们在海南岛6个地区进行室内滞留喷洒灭蚊试点,成功地取得了消灭微小按蚊的经验。

1959年,卫生部在长沙召开



野外工作。
何琦在海南岛的

全国寄生虫病防治会议,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点将何琦:“可否在海南岛发动一场抗疟运动?”得到了何琦的肯定回答。于是,1959年6月海南行政区党委在琼中召开灭疟誓师大会,部署全岛灭疟群众运动。全岛组织了1支万人的抗疟队伍。

原省热带疾病防治所专家司有忠就参加了这支队伍。“那年我才19岁,和医疗队的同志一道沿着昌化江流域的大山里去抗疟。我们背着喷雾器、药箱,带上行李和大米,一路上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去一个村子一走就是大半天。”

何燕生说,1959年到1962年这4年中,海南每年两次,先后共8次进行灭杀蚊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本消灭了微小按蚊这个主要传疟媒介,创造了将全岛居民的疟疾发病率由78.4%降至2.1%的重大成果。

一封关于“喷雾器”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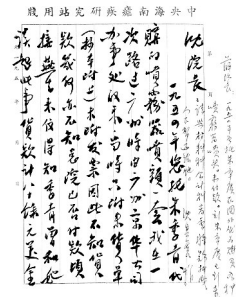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喷雾器是当年海南岛防治疟疾必不可少的“战略装备”,因为要通过喷雾器喷洒农药来杀灭疟疾的载体——微小按蚊。因为喷雾器喷嘴难买到,差点阻碍到防治工作,何琦不得不辗转请人从国外代为购买。

“父亲在海南岛防治疟疾的条件非常艰苦。”何琦之女何燕生回忆说,当年何琦教授在海南岛上防治疟疾,在创业的道路上克服重重困难,披荆斩棘。喷洒杀虫剂需用喷雾器,然而当年我国的工业技术较落后,连1个简单的DDT喷雾器也不曾生产过。

为此,1954年何琦特别请时任中国医学院院长沈其震,转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卫生行政组主任朱章赓在国外购买几套喷雾器喷头,作为国内进行仿制的样品。1957年,朱章赓再次回国访问时,向何琦索取此项货款计80余元美金。于是,何琦专门致信沈其震敦请总院付还此项欠款。何燕生在其父的档案中,查到了这封当年7月30日写就的信。信上还有沈其震院长转请薛公绰副院长办理此事的批示。

“这是当年父辈创业维艰的见证。”何燕生说。



1954年关于在国外国外购买喷雾器信(注:朱章赓字季青)。

(本版照片由何燕生提供)